

有深度的对话

□刘绪源

前些天,和一位很著名的小说家闲聊,他是儿童文学界老前辈,80多岁了。谈到该给儿童推荐什么书,他可真是一语惊人:“我不认为儿童要看儿童文学,我推荐的都是成人读物。”

我觉得他比我大胆直率,其实我也有一些和他相近的想法。儿童是分阶段的,我以为,在童年期和小学低年级,应多让他们读儿童文学;从八九岁起,成人文学、儿童文学都可以看,文学以外的各类杂志也应该看;进入中学阶段,应以读成人文学为主了,也可读一些他们感兴趣的儿童文学,但中外名著中的大部分作品在这段时间都可涉猎——这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读书时间”之一,错过了就没有了。

我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儿童文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儿童文学之亲切、浅新有趣、与儿童生活直接相关,是成人文学所没法比的;尤其是低幼阶段的儿童文学,那种充满奇思妙想、最能激发儿童想象力的“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作品,更是成人文学所不具备或很少有的。但现在,儿童文学中似乎出现了一种“讨好模式”,无论多大年龄的儿童,作家只一味讨好,要把故事说浅,要把内容调得稀薄,口味要甜,笑料要多,纸要白,字要大……谁读过张天翼童话《大林和小林》,谁就会明白这正是他所讽刺的对大林的培养法,后来大林成了很没出息的人。儿童在7岁前处于皮亚杰所说的“前计算阶段”,那是一个玩的年龄(可惜现在并不让他们好好玩);7岁以后则到了“具体运算阶段”,理性生成,可以接受教育了,思维复杂起来了,审美中的理性渗透也不再是问题了。到这时,还只让他们读“有意味的没有意思”的作品,这就像强使学龄前儿童接纳理性思维的教育一样,也像让四五岁的孩子再唱“我是好宝宝……”不仅别扭,也将使孩子失去许多美好的东西,而有些失去是无法弥补的。所以,对这种“讨好模式”,我是否定的。我以为多读儿童文学之外的好书正可补其不足。

2012年秋,明天出版社的徐迪南到上海组稿,希望能给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的孩子编一套“少年人文读本”,让他们看一些比较“深”的东西。这和我上面的想法正好合拍。她很巧妙地动员我说:“回想一下自己怎么成长的,把你读过的好书、好文章推荐给今天的孩子,用你的亲身经历来帮孩子们作选择,看能不能编出一套有个性有深度的书来……”我被这话打动了。

当时,我的眼前还浮现了一套小时候读过的书:《青年修养通讯》。我大概是在念初一时读的,那时读得如饥似渴。这样迫切专注的阅读,此前只在读福尔摩斯和武侠小说时有过。为什么会那

般急切?因为需要。到那个年龄,人已经有思考的需要了,年轻的心开始面对人生,青春期的寂寞和迷茫时时袭来,所以,非常需要深度的对话。那时常说,“这是一个人的世界观形成的时期。”看来是对的,人的世界观就是在那个年龄段形成的。但那时的书都只发出相似的时代的强音,没有个人的与众不同的声音。到我念完初二,“文革”开始了。那些书中的不少观点,正是通向“文革”之路的,也就是说,是缺乏人性之真的,是极左的。但“文革”更极左,“文革”一来,那些谈修养的书也都成了“毒草”。随后,我们进入了没有书读的岁月……

现在,要是围绕少年们所关切的话题编一套文章和作品的选本,那我想,这里既要有时代的声音,也要有个人的声音,要有我对时代和人生的独立思考,并且还要能激起少年朋友的独立思考。我要把这几十年来有关时代与人生的阅读和思考,如实地告诉今天的少年们。我要尽可能在书中保存更多“由经验得来的老实话”。

2013年夏天,我放下手头各种工作,全力以赴编这套书。我把我所认为少年们正面临的或即将面临、终将面临的话题,分为三类,最后形成了这样三本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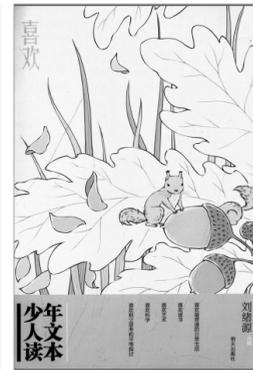
第一本《见识》,这是离他们相对遥远的话题,但从现在起,有些他们已在严重关注,内分五题:见识一种美文;见识爱情奥秘;见识人的潜意识;见识当年责任心;见识中西文化差异。

第二本《不要怕》,是谈少年读者最为切近的话题,但有些恰恰是他们平时不愿涉及的(就如《见识》一书所谈到的被放入“潜意识”中去了)。共分六题:不要怕告别和消失;不要怕艰难生存;不要怕孤立;不要怕“分裂时期”;不要怕内心的不情愿;不要怕怀疑和想象。

第三本《喜欢》,这是今日理想状态的少年所需涉猎的各个方面,也分五题:喜欢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喜欢读书;喜欢艺术;喜欢科学;喜欢独立思考和平等探讨。

我以为,对于每个少年,这三个层面的思考都是需要的——远景、近景、当前的理想状态。这都有助于他们自身的成长和思想的成熟。

其中有些话题,不看到书可能不好理解。比如,“见识一种美文”,我指的是胡适、吴晗、林达那一路清浅明白的文章;朱自清、吕叔湘、费孝通、季羨林等文章大家,乃至艾思奇、邓拓、胡绳等等,其实都是这种文风的继承者。这是五四白话文运动的不朽成果,在明白如话的文字中,其实仍有高低雅俗之分。这样的文章能作非常细致的感性揣摩和非常深入的理性分析,这是笼统的



文言所达不到的。近百年来,这种高水准的清浅已成为中国文章的“底色”。中小生正值青春年少,多喜欢华美奇崛的文章而不会喜爱平淡的风格,但让他们了解这一底色,做到“心中有底”,对他们今后的中考、高考会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对将来撰写学术论文时打破硬已越演越烈的“学术八股”,也会有好处。我编书时,是暗暗将一些美好希望寄托在今天中小生身上的,我希望将来五四以降的文章传统不会像今天一样凋零,枯燥乏味不讲理或满纸概念言不及义的文章能不再像今日一样泛滥,这就需要让今天的孩子早些接触真正的好文章,也能对美文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在“喜欢独立思考和平等探讨”、“见识中西文化差异”、“不要怕怀疑和想象”等话题中,也都寄寓着类似的美好希望。而“不要怕艰难生存”,则是专门针对中学生自杀问题而编的。

本书所选作品,也突破了一般选本的框架,或浅或深,十分驳杂。这里既有似浅实深的童话(如新美南吉的《去年的树》和汤汤的《假如还有三分钟》),也有虽比较艰深但不难读懂的学术文章(如费孝通之论爱情和庞朴之论中国文化精神),各类 topic 和文章围绕一个话题串起来,读时由浅入深,由此及彼,会有一些融会贯通的乐趣,也能引发小读者自己的思考。我还有意识地将一些现在已不常被提起,但却十分优美可读的佳作选入书中,我相信它们会给小读者带来有意义的启迪和美的享受。比如,在“见识当年责任心”这章中,我想让今天的少年们知道,他们现在身上较为缺乏的责任心,在他们父辈当年,却是扎扎实实地拥有的责任,这是人生不可或缺的东西,是今后工作、生活所必须拥有的。我所选的,是三

位大作家的三个短篇:艾明之的《群众丙》、陆文夫的《葛师傅》和汪曾祺的《羊舍一夕》。这都是“文革”前“十七年”的作品,但也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好的小说。在“喜欢科学”这章中,我选了达尔文的回忆录、美国物理学家费曼和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谈科学发现的文章,还有关于“李约瑟问题”和“爱因斯坦问题”的探讨,这些文章又深又好,一个中学生只要静下心来还是能看懂的;要是拿给成人科学爱好者看,他们也不会觉得太浅。我想,这就是本书的追求了:不是只给孩子讲一些浅道理,把深的都抹去;而是尽其可能把道理讲浅,但深的部分仍在其中。所以,读这套书如有所获,那所获很可能就是终身的。

在16个话题前,我都精心撰写了“编者”的话”。我希望这是我和孩子们之间的真诚的对话。这里且节选一段,取自《不要怕》一书中的“不要怕‘分裂时期’”——

什么是“分裂时期”?这是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批评家别林斯基创造的词汇,但又和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当一个人渐渐长大,他的人生会面临一个突变的时期。在这之前,大家把他当作孩子,他也把自己当作孩子,不管家庭环境多么不如意,他总还是在“温室”里长大的,父母和大人总是尽其可能呵护孩子。可是到了青春期,他不愿再被当作孩子了,他的眼光越来越锐利,他能看出成人社会的种种虚伪、不公、黑暗,他也从父母、师长的言行中看出了哄骗自己或不够真诚的成分,这种惊讶、怀疑和愤怒积累多了,压抑久了,一旦遇上内心不平的契机,他就会爆发,会反抗,甚至会一发而不可收。这时候,他的眼光是偏执的,他所看到的黑暗面是夸大的,因此,他的反抗也是盲目

的、过分的,却又是不可平息的。

别林斯基是从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哈姆莱特》中引出这个概念的。这个剧本写的是丹麦宫廷里的一场争斗:哈姆莱特王子从国外留学归来,宫中的一切都变了,父亲奇怪地死亡,叔父继承了王位,母亲改嫁给叔父了,当晚,父亲的亡魂托梦给他,说自己是叔父杀死的,要他为父报仇,扭转乾坤……他承受不了这样的变化,也不肯相信这样的现实,于是半疯半傻,拖延不决,并在“活着还是死去”、“行动还是不行动”的意念中痛苦徘徊。西方文学史上,对这一人物,各种评述多到汗牛充栋,但别林斯基独具慧眼,一下子抓住了这个人物的最重要的特性——这正是“一个身处‘分裂时期’的青年的典型。别林斯基有几个点说得极为精彩。如:“一个人精神越高,他的分裂就越是可怕……”这里的“崇高”指的是童年时期的精神状态,这不难理解,因为越是幸福和充满信赖的孩子,一旦信念崩溃,那痛苦必然是加倍的。还有一段,意思正可相接:“这种心情是精神幼年时期的心情,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分裂;这是一切正派的人的共同不可避免的命运;可是,通过内心斗争和自觉,摆脱不和谐的分裂而达到灵魂的和谐,却仅仅是优秀的人的命运。”他告诉我们,在经过“分裂时期”以后,大多数人的这种“精神崇高”不复存在,孩童时代的单纯美好的心境一去不返,过去几乎都是“崇高”的孩子,此后则大多成为庸碌之辈,而只有少数优秀的人,才会走出“分裂时期”后,仍然升华为崇高——这时的崇高才是真正的崇高,因为此中已经没有了童年的虚幻。别林斯基的论文很长(长达七八万字),我们只能从中截取两段,请少年读者“尝鼎一脔”吧。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短篇小说《家庭女教师》,是“分裂时期”的又一极好写照。作品中的两个小女孩才十一二岁,她们的“分裂”提前到来了,因为她们看到了成人世界的惊人的内幕,她们儿时的心灵被摧毁了。正如作者所写:“她们现在已经不是在为她们的小姐而痛哭,也不是在为她们从此失去了父母而痛哭,而是一阵猛烈的恐惧震撼着她们。对这个陌生世界里可能发生的一切,她们感到害怕。她们今天已经心惊胆战地向这个世界投了最初的一瞥。她们现在已经踏入的人生,使她们望而生畏……”

但我们知道了“分裂时期”的概念,并不是为了“生畏”,而是要更好地把握自己,既不害怕这样的时刻到来,还要能够自觉地走出“分裂”,重建内心的和谐。虽然别林斯基说“通过内心斗争和自觉,摆脱不和谐的分裂而达到灵魂的和谐,却仅仅是优秀的人的命运”——可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做这样的优秀的人呢?

今年六一前夕,三册《少年人文读本》已由明天出版社出版。希望这样的书能成为桥梁,让今天的孩子们在踏上桥身的那一刻,就眼界大开;跨过这桥,他们能接触到许许多多大作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和大思想家,从而进入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

今天的少年不应躺在“讨好模式”的童书中浑噩度日,他们正在长大,他们应自觉迈向人类精神的高峰!

■短评 李秋沅的《木棉·离歌》:

木棉赞 离歌叹

□崔道怡

拿起这本书,你会看下去。因为你是真正的读者,你想通过文字描述进入形象世界,从中汲取美感和启迪,而非仅作为娱乐,追求感官刺激。或许,你已经读过2013年获得第六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木棉·流年》,那么自然接着读她的姊妹篇。若未曾读,就两本书连续地看。在儿童文学园地里,李秋沅的作品,以其题材之特异和文采之精美,别具一格。它们都蕴含着殷殷寻觅的意境和韵味,读来你会油然而生感慨,轻轻发出一声叹息,默默洒几滴清泪。

看过这本书,你将意识到:每一位作家都有自己的领地,那是他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园,那是给予他们艺术灵感、创作资源的沃土。李秋沅的领地,在福建海边的名胜岛屿。进入小说世界,作家以被称为英雄树的木棉命名。木棉树高大挺拔,开满红花,神采奕奕。《木棉·流年》所歌赞的,正是抗日义勇战士的雄伟大民族精神。作家再一次以“木棉”领衔,标识《木棉·离歌》近似《木棉·流年》,同样是为她熟悉和热爱的这一方圣土抒写人物的传记和往事的传奇。

这两部书,都是运用第一人称叙事。《木棉·离歌》里的这一个“我”,名叫“薇薇”。独立的章节有机串联,分散的情节殊途同归,使《木棉·离歌》成为作家对自己从幼年成长为青年的回忆:4岁到18岁,人一生最纯美的年纪。李秋沅设定的读者对象,就在10岁左右最纯美时期,自然能够感同身受人的心弦。由“我”来讲述见闻经历,更见生活的真实,更见艺术的魅力:“薇薇”的眼光和意念,是童稚纯真的;作家的描绘和开掘,是老到深沉的。

小说要给读者提供未曾见过的境界。《木棉·离歌》把你带上了唤醒耳目的木棉岛。那里四处可见老屋,爷爷的老屋楼上有一架钢琴。“奶奶身上有一股好闻的木香,我曾从箱底翻出奶奶的圣约翰大学医学博士学位书。”爸爸妈妈上班去,“我就跟爷爷玩中英文互译游戏。”心照不宣,“配合默契”。体验过“我”家的环境,你会了解“我”的素质和品性:出身书香门第,擅长人生叩问。对人情事理的变异,“我”总爱问一句“为什么”,这也正是提示读者关注的课题。

随即,岛上几个人物的悲惨命运,逐一撞击你的心灵。先是残疾人“衡宇”,虽然不无文化,但是只能卖鱼,却会拉一手迷人的大提琴,身患重病仍坚持演出,“几次被疼痛打断,在如雷的掌声中继续下去”。他曾告诫“我”,“叔叔这人荒废了好时光……以后,你们,要有出息……”再看归侨疯女“曼姑”,每天都



带女儿到渡口广场去唱歌,唱老歌《东方红》《国际歌》《共青团员之歌》……如果有人讥笑,她的女儿春燕就狠狠盯着那人,“两眼冒火”。

《谢园之殇》讲“我”到“鬼屋”去探险,如泣如诉的“南音”萦绕其间。屋里的东西早被造反派拿走了,只留一幅守园阿公藏起来的小画。画上的园主人,目光穿透层层黑暗。谢家兄弟都是南音演奏高手,老二当上抗日血魂团的一名首领,老大因受不了日寇酷刑自尽于自家楼顶。他们死得很惨,“却到死不敢承认自己是血魂团的人”。“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阿公却只吟哦:“山险峻,路斜欹……”南音悲怆的曲调和阿公远去的背影,“在我心间留下苍凉的印记”。

《有一片田野》讲“华美书院”消失,回旋着“是非对错界域之外,我在那里等你”的诗意。“木棉岛”沦陷,沈先生忍辱负重在日本人监控下继续任校长,掩护抗日活动。但当风雨来袭,此事不被认可,纪念他的启明亭匾上的字被凿掉。沈夫是画家,“我”跟她学绘画,看不出她脸上有愁苦痕迹。“也许画画是她的庇护所?”却见她怎么也画不好藏在心里的沈先生。斗转星移,市场兴起,为修商业街,拆掉了启明亭,这里再也无所寄托,沈夫人遂寂然离去。

现实的际遇,也多有唏嘘。《穿白纱裙的美伦》里,“我”很好奇,想弄明白美伦为什么不称呼阿珠为外婆,直接叫她的名字。后

来从大人物的交谈中得知,阿珠是“收房丫头”,美伦母亲是丫头养的。奶奶为此警告:“有的真话自己知道就好了,不要随便说。”这又是为什么?人与人如此不平等,真话却不能随便说?而阿珠爱美伦,为外孙女缝制了好看的白纱裙。美伦没能穿上,阿珠瞒进新家。看到阿珠的墓碑,“我”才感悟:世上有的真相,要等人死才能大白。

《虞美人》里二姨婆的下场也是如此。她离经叛道,抗婚外逃,父亲因她病故,大姐跟她绝交,乃至她弥留之际,都不肯见最后一面。她是德高望重的医生,出殡时许多人来送葬,二姨婆终于现身,“姐妹俩隔着生死嗚咽低语”。“我”跟二姨婆则亲近,独自到她家去取她送给“我”的红高跟鞋。那年我上初中了,“对美异常敏感起来”,曾在镜子前模仿二姨婆“低首抬眼、桀骜不驯的神情”。而“我”心目中另一个“虞美人”,是在渡口广场径自坦然跳舞的女学生。

李秋沅把两个故事扭结一处,对比对照凸显意蕴:美在对世俗桀骜不屈,美在对创新执著追寻。作家是美的使者,也是美的守护神。

《乡下来的淑芳》中,淑芳到“我”家当保姆,拒绝自己不中意的“猫仔”求婚。那男人用金钱打通她家门路,迫使她不得不屈服。无奈嫁给了商贩,便置身于生意经,但她坚持要了一架钢琴,说是给未出生的孩子准备的……

《别了,老屋》中,书到结局情未了,“我”视若珍宝的东西,泪汨地从被风洞穿之心的窟窿里流淌出来,挡都挡不住”。金钱万能,美在消融。作家为守护,用文字的钢琴弹奏叹惋的心声,以唤起国人警醒。回首往事,几度血雨腥风造成历史伤痛,李秋沅虽未亲身体验,但她童年的记忆里保存着受难者的信息和身影。审视当今,膨胀的物欲正在污染淳朴的灵魂,李秋沅极为忧虑深感痛心,更加明确了己的责任。为让孩子们对历史伤痛与现实弊病有切合年龄的清明认知,她没有直接正面地铺陈凝重,而是把答案镶嵌于“薇薇”的回忆,交织进小朋友相亲相爱的情谊之中。

“我”同情春燕,将身陷困境者引为好友。“我”尊重谢家兄弟,启明先生,将遭受误解者认作可敬的故人。“我”怜惜淑芳,只能把美的希望寄托于下一代。“我”羡慕二姨婆、“虞美人”,向往穿上红鞋到渡口去跳舞……“我”怀有一颗真诚善良美好的心。因而,《木棉·离歌》叹惋又赞颂,赞颂对美的追求、珍惜与传承。在正能量发挥上,它可谓《木棉·流年》的延续和补充。这两部书相辉相映,弘扬一种高尚坚挺的“木棉”精神,以启蒙小读者鉴古识今,纯净心灵。

艺术总有思想,儿童文学更重营养。因其读者主要是孩子,德育的贯彻讲求美育的熏陶。给孩子讲什么故事,怎样给孩子讲故事,题材与技巧应融会贯通。李秋沅的木棉岛,就属于这一类萦绕爱国爱美情怀又焕发感人魅力的精品。



■简讯

让孩子的画笔带领法国“小毛毛”畅游中国

正值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作为法国小朋友最爱的卡通形象之一,《小毛毛无字故事书》已由接力出版社在8月引进推出。8月30日,在中国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的小舞台,孩子们正拿着自己的画作认真地讲述着法国“小毛毛”的中国游。

小毛毛系列图画书由法国著名漫画家皮埃尔·巴伊和编创塞琳娜·弗莱莱共同创作。2004年的时候,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塞琳娜开始为小女儿阅读各式各样的图书。她一直想找一本适合女儿年龄阅读的不用文字也可以读懂的故事书,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于是她和她的先生就创作了小毛毛系列图书。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是他们创作灵感的主要来源。因此,他们对阅读小毛毛的小读者们有着更深刻的了解。

对于不识字或者识字很少的孩子来说,无字故事书比有字故事书更容易阅读,孩子是用想象来理解世界的,图画的方式更符合他们的接受能力,也比文字语言更能激发孩子的想象力。《小毛毛无字故事书》图画连贯性强,便于孩子的理解,因为没有文字的限制,又留下了充分的想象空间,成为让孩子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媒介。

据悉,此次为了欢迎这位法国的“小毛毛”来到中国,接力出版社和欧漫达高文化传媒(上海)有限公司联合举办了主题为“小毛毛在中国”的绘画大赛活动,让小朋友的画笔带领“小毛毛”畅游中国。《小毛毛无字故事书》系列作者皮埃尔·巴伊也将在11月份上海童书展期间莅临上海,并亲自为南方赛区获奖者颁奖。(李墨波)

向世界讲述《熊猫的故事》

2014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开幕当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举办国际版权推介会,《熊猫的故事》以聚焦“国宝”的题材、铅笔画的朴素表达和高品质的艺术水准吸引了众多海外出版社、版权代理人以及读者和媒体。

《熊猫的故事》特别之处,在于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组织了一支国际化的强强联合的创编团队。日本福音馆资深图画书编辑、旅日华侨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长唐亚明先生是本书的文字作者,而“国宝”的那些憨态可掬的形象和温驯可爱的神态则出自日本著名铅笔画家木下晋先生之手。喜欢图画书的读者一定能从画面的光影和笔触中捕捉到木下晋先生的另一本图画书《阿春奶奶的手》的神韵,跟那本

书一样,《熊猫的故事》的装帧设计同样由国际知名平面设计师杉浦康平先生担纲。图书责任编辑则是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黄金搭档、曾合作编辑过《图画书:阅读与经典》的魏钢强和彭学军。

为了还原真实的大熊猫,作者专程前往四川大熊猫基地体验生活,搜集素材,创作写生。在熊猫的故乡与珍贵的大熊猫亲密接触,画家木下晋按规定情境完成画作后,仍然无法抑制创作的冲动。一幅幅精彩的画作让唐亚明难以割舍,不得不考虑重新调整故事。

该书引起了海外出版商、版权代理以及众多图画书爱好者极大的兴趣,已经有国外出版机构表达了版权购买意向。(董文)